

[荷兰] 阿图尔·范申德尔 著 曹晴 译

Arthur van Schendel



Het fregatschip Johanna Maria

# 污船



上海文艺出版社

# 污船

Het fregatschip Johanna Maria

Arthur van Schendel

[荷兰] 阿图尔·范申德尔 著 曹晴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污船/(荷)阿尔图·范申德尔著,曹晴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321-3607-0

I. 污… II. ①阿…②曹… III. 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586 号

责任编辑:海力洪

封面设计:丁威静

### 污 船

(荷)阿尔图·范申德尔 著 曹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106,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07-0/I · 2756 定价:1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 第一章

约翰娜·玛丽亚号是艘全帆装备，拥有四张船帆的航船。一八六五年二月的一天，在阿姆斯特丹市奥斯腾堡<sup>①</sup>的一家造船厂下线。那日，湿气氤氲，无风。阳光懒洋洋地透过浓浓的湿雾，却依然将船上的旗帜和船只没入水下的红色部分照耀得鲜艳明亮。一名少女纤手一挥，庞大的航船便在男人们的欢呼声中缓缓滑向水面，然后欢快地跃入水中。水花四溅，同时，钢索迸断，发出巨响；水面倒映着色彩斑斓的航旗。此后，约翰娜·玛丽亚号便将会激浪乘风，远航万里了。

一个月后，桅杆的安装和内部设备的检查工作均告完成，约翰娜·玛丽亚号被送往纽威迭普<sup>②</sup>进行船帆的安装和调试。驳岸

---

① 奥斯腾堡：阿姆斯特丹沿海城区。

② 纽威迭普：荷兰港口城镇。

上，一艘满载工人的驳船<sup>①</sup>带来了一尊艏饰像。那是被叫做霍普的镀金女人像，她左手持船锚，右手轻按胸口，颈围着一条丝带——起固定头部的作用。丝带的一端印有“Nildesp”字样，另一端是“erandum”。丝带及其上的字母皆为铜制，即使镀金被严重磨损，这尊驳饰像依旧可以完好保留。

蓄着大胡子的男人们常常站在驳岸上凝视海面，有些人习惯在出发前眨眨眼睛，还有些会为吐出片言只语而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对他们而言，点头就意味着钦佩；他们时刻眯着眼，集中目光测量桅杆的高度。船上的辘轳相当结实，粗犷的三角信号旗与张大的船帆遥相呼应。约翰娜·玛丽亚号完工之时，船主腾·霍普家族的人带领船长和工人们为船进行了最后检验。尽管桅杆长了些，那个笑嘻嘻的船长却说船的速度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除非这船纯粹靠人力发动。而后，他们由前至后，对约翰娜·玛丽亚号进行了最后的全身体检：货舱、厨房、驾驶室、舱房，无一遗漏。结果令人满意——所有部件都坚固、完好，他们便喝起了霍克酒<sup>②</sup>。船长扬·威尔肯斯正式上任。

甲板上新铺的地板在最忙碌的日子里被磨损得差不多了；桶中的油脂使桶板上的纹理明晰可见，桶上的记号更为显眼；铁链和大体积的玩意堆得到处都是；板条箱、旅行箱和酒桶占据了颇大的一块地盘；装卸工们将鞋底的泥蹭到了船上，时间一长，货舱口的

---

① 驳船：没有动力推进装置，无自航能力，靠机动船带动的船，主要用于客货运输，设备简单，吃水浅，装载量大。

② 霍克酒：产于莱茵河流域的白葡萄酒。

泥迹便难洗去了。要装载的货物很多,船长焦头烂额,不时爬上爬下,以保证货箱堆放妥当。他将看上去很能干的大副叫来帮忙,因为不清楚自己堆得是否正确。威尔肯斯船长不太适应在没人帮忙的情况下干活儿。

船的吃水更深了,最粗的那根桅杆依然如巨人般高高矗立。在一个疾风之夜,船长和大副凝望夜空,以及那些静如处子的星星。

船员们集合后便开始上船。对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船只不过是工作和睡觉的地方,或者逃避世事的场所。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恨透了在别的地方曾被当牛做马,受着全年无休的折磨。任何人出海时都会有与无垠的空间、光线和地平线交融的幻想,这比待在陆地上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要好得太多。当船舶与码头的距离不再为零,获得快乐的希望便会陡然而增。当这样的热情高涨,人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寻找这种快乐,或者去探索获得这种快乐的途径。当漫长的旅途结束,失望的情绪翩然而至,因为人总有不断追求新鲜事物的念想。这时,对于一名船员而言,换一艘船,改变船的外观,改个新的船名,甚至换位水手长都是不错的主意。船员几乎都是些在陆地上待得太久的人。

也有例外。有些人天生属于大海,一辈子几乎都是在海上度日。当他们踏上甲板,就会有种油然而生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会让他们保持强壮和灵敏。拉起锚链对他们来说就像锻炼身体;绑系绳栓似乎就是为他们而造的;他们享受沥青的味道。在他们的脑海中,大地永远是个一旦铁锚入水,便顿时变得陌生的地方,那里没有任何未来和期待可言。他们觉得这些工作就是为他们度身定

做的。船在海上航行时，每一根绳索，每一套索具都好像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会为了船付出一切，心灵也不会空虚。这并非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是被灵魂中的某些东西所驱使。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船的主人。

赚取面包，得到一个睡觉的地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此外，获得了这些东西倒是可以隐匿他们的真实想法。陆地上的屋子能够遮风挡雨，隔离酷热和严寒，也可供休憩、放松或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所以它们适合那些寻找一个窝的人们。而在飓风和惊涛骇浪之中，船不仅仅是躲避的场所，更是战斗的利器；船上的人们会感谢脚下的木板和将它们组合起来的工匠。这艘船，便是对他们所有付出的最大回报。船只靠岸时，他们仿佛失去了生命中的精华和心灵的支柱。

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登上约翰娜·玛丽亚号是因为他们视这艘船为他们的生命。有七个人自始至终陪伴着她，犹如荷兰国旗伴随着这片国土。而船长和大副也已经与约翰娜·玛丽亚号共度了十四个年头了。

上百双手为了让约翰娜·玛丽亚号抵达终点而努力、忙碌着，不过有经验的船员不算多——一名缝帆工，一名厨子和五名水手。这五名水手的首航经验是干勤杂工。除了那位厨子，其他六人都是阿姆斯特丹奥斯腾堡人，在摇篮之中已经无数次听到过码头上的叮叮当当；他们通过筏子熟悉水性；东印度<sup>①</sup>的奇迹占据了他们

---

① 东印度：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时曾将其误认为印度，之后美洲大陆就被殖民者称为西印度；同时，亚洲南部的印度和马来群岛便被称为东印度。

儿时的脑海。船员名册上,他们的名字赫然位列于前:缝帆工雅柯布·布劳尔;骨干水手德克·扬斯、扬·德·鲁伊特尔、亨德里克·梅乌、克里斯蒂安·波尔威克;勤杂工亨德里克·普林斯。厨子戈维尔特·普鲁伊姆曾在圣巴沃大教堂<sup>①</sup>旁的面包店工作过,他对大海的热爱远远超过他的兄弟姐妹。对于船长来说,这些人的身上,蕴涵着无尽的希望。

造船工人承诺,说约翰娜·玛丽亚号将是整个商船船队中最快的一艘。船主觉得让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来掌控船只比那些老梆子要好得多,因为老船员虽然行事稳健,但不够敏捷,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尽管无法撼动荷兰贸易公司<sup>②</sup>的地位,在与弗利辛恩<sup>③</sup>与鹿特丹的船队的竞争中,他们依然被期待不落下风,无论客运还是货运。

船员中最年长的要数水手长阿伦德·博斯。他被雇佣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能力,还有船主对他的同情。疼痛不停地折磨着他,但在海上的漫漫旅途中这种疼痛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然而,阵发的剧痛会在瞬间夺去他的工作能力,因此他常常在两三次旅程后就被船主解雇。在任何一艘他服役过的船上,他都是最受尊敬的人,因为他脾气好,有耐性,正直不阿。睡觉前,他躺在吊床上

---

① 圣巴沃大教堂:位于比利时根特市,始建于十二世纪,完工于十六世纪,被称为浪漫主义、早期和晚期哥特风格的完美结合,内藏大量艺术珍品。

② 荷兰贸易公司:1824年,国王威廉一世为了增进与东印度的贸易往来以皇家决议的方式建立的公司。

③ 弗利辛恩:荷兰西南方港口城市。

将双臂交叠，把身子整成弓形，不发出一丁点声响。空闲时他会读书，或者给家里写封信。如果不在船上，那他一定在照料亲戚托付给他的孩子们。航行途中，他总是忧心忡忡，生怕不测会降临到孩子们身上。回家时，他们是否安然无恙？他们遇上麻烦或意外时有谁能施以援手？海洋给他带来舒坦的感觉，但绝不会削弱他对家的思念。

那个从早到晚不停耍宝的家伙是厨子。他说笑的方式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他有好些个化名，说出的话时而幼稚可笑，时而荒诞至极，时而又粗俗不堪，这与绝大多数荷兰人，尤其是与阿姆斯特丹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从不大声狂笑，安静如一。有时别人会觉得被他愚弄了，其实他根本没有恶意；他还经常玩一些冷幽默。他说话时习惯夹杂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戈维尔特·普鲁伊姆上船的那天就觉得周围的人太一本正经，连自己的名字对他们来说都显得古怪。他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某些行为会被当作犯傻，有时他也会发点小脾气。不过他倒是很乐意别人跟着他进厨房，或是向他借个火。只要别人不是故意冒犯，他同样不会冒犯别人。住在船头的人当中，他，博斯和亨德里克·梅乌最受欢迎。留着银色卷发的大男孩梅乌是船员教官。在阿姆斯特丹流行过的歌曲他都能完整地唱出来。他还把歌词写到侧舷和海底阀箱上。有时，他会与来到侧舷的人一起看着歌词合唱。他还会拉起用麂子皮擦得锃亮的手风琴伴奏——梅乌曾在手风琴比赛中得过奖。他还擅长吹奏小鹅笛，或是将手指塞入口中吹口哨。此外，他还能表演空翻，倒立行走的速度快得惊人。跟他谈星星或海魔之类的话

题时，他总能不假思索地创造出一个名字或地名，还能添油加醋地编造一出扣人心弦的奇谈。尽管一脸阳光，他即兴创作的故事总是以悲剧收场。梅乌是个有些忧郁的人，总是对自己缺乏信心。

最不惹人注意的，也许是缝帆工雅柯布·布劳尔。他对约翰娜·玛丽亚号绝对忠诚。只有船长发现，他跟别人在过道中相遇时，总是习惯性地低着头。船长并不清楚原因，只是在猜会不会是他偏黑的肤色造成的。阿姆斯特丹人，世世代代以来一直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出生时肤色、头发或眼睛是黑色的话，那他家一定有南方血统，这些孩子往往天性抑郁，喜欢长时间凝视身边的一切，整个人就如同荷兰阴冷的十二月天气。布劳尔很少问别人问题，回答别人的问题时也惜言如金。大家都知道他讨厌交流，但他干的活儿没人能够挑刺；他没上过一天学，却见多识广，不输任何人，担任缝帆工的他也可胜任木匠活，且精通造船工艺，能够察觉船上的薄弱环节。好手艺和沉默寡言，加上壮硕的身板，都是他的显著标志。除此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

五月的一天，万事俱备，只待扬帆。乘客陆续登船。宽敞、舒适，配有大天窗的客舱全部准备就绪，它们就像备齐了明亮的红木家具的私人客厅。两台桌子，两盏台灯整齐地安放在客舱内，有些房间甚至还配有钢琴。船主的航运公司在报刊上登了广告，即便没有声名显赫的人物登船，客舱还是很快满员了。乘客中不少人已经多次去过东方，有些是去远方度假的大农场主或官员；年轻人占大多数，有去东方拓展业务的商人，有刚从军校毕业的菜鸟军官，有去探望双亲的家境富裕的寄宿学校学生，也有去钓金龟婿的

女孩子。五月中旬，尚春寒料峭，乘客们携带装有各类旅行必需品的大包小包、箱子或篮子依次登船。他们在旅途中很有可能相互结识，攀谈，也可能会因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得面红耳赤，然后迅速和好。几乎没人愿意在船上熬夜。

那些第二天早起的乘客会听到甲板上的擦洗声，船长的发令声，水手长的口哨声，轱辘的吱吱声，以及拍打船身的浪涛声。

海风拂面。还没到船长公开发言的时候，他打算让约翰娜·玛丽亚号充分接触海水。待到早晨钟声响起时，船帆将全部扬起，亮出起航的信号。离港的瞬间，船身会以一个妙到巅毫的角度倾斜。绿宝石般的海水激荡船体，形成无数白花花的小泡沫，接着便在刹那间归于无形。海水中的盐分子如饥似渴般争相爬到船身上，盐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占据了船身的一部分。

威尔肯斯船长站在艙楼上注视着迎风飘扬的三角信号旗，眼光中充满了喜悦。天空中的云朵似乎在告诉他暴风雨已经过去。船帆微微闪着亮光，似乎在与岸上折射着阳光的沙丘较劲。北面的大海一望无垠，如同通往极北的黑色秘境。对出海而言，现在的风力再适合不过了。当听到报告说航速为十二节时，他搓了搓手。与此同时，他望见缝帆工正站立在主桅杆边抬头仰望，然而，似乎某种恼人的情况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里，一股无名火直上心头。船长带着火气向布劳尔问话。布劳尔对他的语气感到十分惊诧，他简短地回答说船帆的部件没有出问题，但他能看见某个小东西把帆的一小部分给卡住了。这本不该是让船长感到不爽的理由，他只是觉得布劳尔讨厌。其实，他们俩都是诚实可靠之人，只不过

在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和默契，以至于布劳尔抬头看帆都能激怒船长。然而船长也明白，自己看待布劳尔的确有些偏颇。似乎存在一种难以言表的力量将两人心的交流斩断，并分别注入了愤懑。两人的善良和真诚都无法被对方发觉，说出口的话意思明了，但外人都可以听明白的，却无法被对方理解。

约翰娜·玛丽亚号起航伊始，两人间的误解就已经难以冰释了。北风已经放缓，约翰娜·玛丽亚号驶入英吉利海峡时，雾气降低了能见度。回首望去，海岸早已不见踪影。浓雾中，虽然海水推动着船的尾部，船依然无法前进，几乎保持在静止状态。大清早，微风轻轻吹过，船上所有人都站在甲板上。此时，浓雾散尽，雾号却依然响着；一艘小船从右边擦过。它从哪里冒出来的船长并不知道，但他却不经意地看见布劳尔正在使劲拽着轮舵，船首斜桅杆就要刚蹭到右边的小船了。威尔肯斯船长口中骂骂咧咧，将缝帆工拖出了艙楼。站在一旁的阿伦德·博斯觉得船长对待他的同伴太不公平了。尽管一把年纪的他深知自己只是威尔肯斯的部下，却还是忍不住冲着船长嘶喊——要不是布劳尔行动果断，那发生的，就不仅仅是刚蹭这样的小事了。

边上两个经验丰富的水手也认为，船长的这个判断过于仓促和草率。

的确，根据规定布劳尔无权操作轮舵，但船上的每个水手，每个工作人员都应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果断行事。舵手很年轻，缺乏经验，博斯和船长都发现了这个隐患。不过船长还是不肯承认是布劳尔出手使船避开了一场危险。

船在海面上平稳地航行着，船帆张到了最大，人们心情舒畅。但船长和水手长的对话变得简慢了，工作以外的内容避而不谈。

约翰娜·玛丽亚号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正渐渐变成人们所期待的样子。她可靠而安静，忠实而坚定。她象征着荷兰几个世纪的繁华盛世，船主和船员的精力、心血、付出与忠诚化作了这段伟大历史的主干。

## 第二章

荷兰的船只多到不计其数，严厉而凶暴的船长却非常少，以至几乎所有海员都能叫出这些人的名字。大多数船长年轻时就已经学会如何助人以及如何受助于人。夜以继日，他们和同伴们分享乐趣，慢慢地将嫉妒甩掉，脾气也越来越和善。当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能够掌控整艘船时，就更能体谅他人的难处了。

扬·威尔肯斯船长天性温厚，有时在别人的印象中显得有点儿软弱。要是没有心灵寄托，他是无法支撑下去的。早年他在前往东印度的船上做学徒，也在那里居住过。在当地，他将母亲买下来的屋子看好，回国之前就把它出租。回到船上，他常常会睁大双眼，直直地注视着夜空，回想家中的点点滴滴，内疚感油然而生，接着便潸然泪下。他唯有强迫自己拼命工作，才能暂时摆脱这样的心情。后来，他在一艘前往爪哇岛<sup>①</sup>及一些偏僻岛屿的小型帆船

---

① 爪哇岛：印度尼西亚岛屿，位于马来西亚和苏门答腊东南，拥有印度尼西亚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岛屿。

上担任二副，因而能够挣到更多的钱赡养母亲。马不停蹄工作了八年多，却得到了母亲撒手西去的噩耗，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沮丧如同头顶上厚重的乌云挥之不去。他根本不将每况愈下的身体当回事，从没想过去医院检查。他极度渴望回到那里，去寻回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房间，所有的家具，以及所有一切更为重要的东西。他在一间四面环树，周围水道纵横的小木屋中闷了整整一个夏天，与书为伴。为了彻底摆脱这种消极且空虚的心境，他决定去找份差事。航海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沉闷而无趣，最后却是他又回到大海的怀抱——在一次船主做东的派对上，他结识了一个女孩，并且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卸货和装货的周期很短，因此他能在阿姆斯特丹停留的时间非常少。不过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阻止他走向她的家。那颗驿动的主人的心有些笨拙，不懂得如何向女孩求爱。在出海之前，他给自己打气，勇敢地敲开了她的家门，向女孩的父亲提亲，却被其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断然拒绝。而后，他改变了策略：写了封洋洋洒洒的情书，然后埋伏在她的屋子旁直待她出门，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将情书亲手递给她，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没过多久，他又得出海了。离港前，他收到了回信，这封信被他奉为至宝。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翻开，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桅杆上，夜空下，顺风时，逆风时，都能看见他幸福的表情。之后两年的繁重工作对他来说毫无厌烦感。胸前口袋中的信已有一沓，每一封都是他的珍藏。天降洪福，女孩的父亲接受了他并送去了祝福，尽管心里还是留有一些疙瘩。航行结束后，威尔肯斯就将回家筹备婚礼。但他却有所不知，女孩的父亲

亲是考虑到女儿弱不禁风的身体才点头的。

紧锣密鼓的航行计划意味着蜜月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威尔肯斯的妻子伴随他来到纽威迭普。他注视着她用手帕拭去眼眶边的泪珠，旋即登船。暂时分别的伤感并没有减弱他对工作的热情。

结束旅程回到家中，却有一大堆烦心事等着他去处理。况且，随着年龄增长，这样的事一年多过一年。即使仍然年轻，充满力量，威尔肯斯也无力摆脱它们的纠缠——妻子和孩子体弱多病，入不敷出。他的自尊心和时常憋不住的火气往往造成夫妻间的误解，到了船上，他惴惴不安，心乱如麻。虽然船上的一切可以让他暂时把那些闹心事忘掉，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家中的妻子和孩子。难以割舍的思念伴着满心的焦虑。船主觉得扬·威尔肯斯太年轻了，却还是将新船的掌控权给了他。第一次出海后，他的工作能力和水准已经得到肯定，他能够顺理成章地走向更大的舞台。约翰娜·玛丽亚号的航海日志上记载着那次长达八十五天的远航，此间除了丢失了极少数的圆杆外，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回程所需时间更长，但在他的指挥下，仅有圆杆和最小的船帆出现了损伤。这些成就在日后几乎没被任何人提及。

那时，南大西洋风平浪静，约翰娜·玛丽亚号连续多日暴露在毒辣阳光的炙烤之下。每个人都在遥望大海，期待海风吹起。对家的思念使船长有些心不在焉，他还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船能够很快通过这片海域。然而世事难料，人们翘首以待的风如此凶猛，即使用上折线行驶，叠卷船帆或者收进舟首斜桁等应急措施，都为时已晚，前桅杆的两根圆杆在瞬间就被毁坏了。检修船帆时，布劳尔

就说过它们的尺寸太大了，希望船长能够同意将它们改小些。船长一口回绝，认为布劳尔对此一窍不通。梅乌和另外几个船员纳闷不已，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布劳尔要将船帆改回以前的尺寸没错，对此，他们毫无异议。那两个发生争执的人被立即拉开了。虽然有些尴尬，威尔肯斯船长最后还是向布劳尔道歉，承认他做得很好，可仍然语带一丝怒气。虽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插曲，却降低了威尔肯斯在船员心目中的地位。身为一名船长，如果不能将船上的一切，尤其是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感受、雄心、傲气抑或脾气更重，就难以得到他人的信赖。

有些人视命令他人为天职。如果船能开口说话，她或许会对威尔肯斯这么说：没错，单干你绝对可以，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他很痛苦，很清楚自己的缺点，却对此毫无办法。首航的回程中，威尔肯斯骄傲地站在舰楼上，直至约翰娜·玛丽亚号回到纽威迭普，优雅而甜美地投入海港的怀抱中。